

睡前故事入了王家卫的眼

和记者联系仅靠邮件往来，张嘉佳又“躲”了起来。张嘉佳青岛工作室的助理虞菜菜说，张嘉佳目前在香港忙着编剧，自己有时都没办法联系到他。

这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，改编自张嘉佳的书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中的一篇《摆渡人》。如果说替代宁财神担任《非诚勿扰》的嘉宾，还没有让更多人认识张嘉佳，那么这次王家卫电影的编剧，让他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条。

张嘉佳确实红了。虞菜菜说，有时他一天最多可以接到四五家媒体的约访。有一次张嘉佳答应了一家杂志的采访，却不知道他的日程已经排满，只能在午餐间歇时间进行，其间还有谈版权合作的人等他，之后，他又要赶往摄影棚拍摄时尚大片。

成名后各种杂事的充斥，让张嘉佳笑称“连吃饭、写作这种‘正事儿’都顾不上了，更别提玩儿了”。

张嘉佳的“红”是不少网络写手的梦想。从西祠胡同的人气网络写手，到销量200万册的作家，再到微博转发200万次的红人，两年时间，读者和网友把张嘉佳一路捧到了王家卫的编剧。张嘉佳像是“病毒”一样，迅速攻占大众的视线。虞菜菜说，最近的一次读者活动，上有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下有十几岁的学生，都争相参加。每天处理各种读者信息，让工作室的人应接不暇。

这种“红”让张嘉佳本人也有些迷茫。当初的小众文艺青年，如今变成大众追逐的偶像，张嘉佳觉得自己“一下子low”了。在回复记者邮件时，张嘉佳说，现在困惑会少，迷惘也会少。“我写的牛×”，他丝毫不否认自己的才能，他觉得自己中年成名挺好，十年的积淀，成就现在的自己，给自己站得住的力量。

的确，文字的细腻和情感的充沛，让张嘉佳戴上“文字男神”的光环。“若是有你在，连沉默都是聊得来。”随便一句话，就被少男少女奉为至宝。

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照射在张嘉佳的光环之下。“谁是张嘉佳？”当记者跟全国一类高校的教授、院长以及著名文化网站的主编，甚至他的母校南京大学的教授聊起他时，他们都不约而同抛出这个问题。一位同行在被朋友大力推荐之下买了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看了几页就搁置在一边。“故事读了像没有读过，对我不起任何作用。”与那个流着泪抱着书等待张嘉佳签名的女孩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“他的书出版社给我寄过，但是翻了翻就不看了。”一位国家级杂志的主编说，“他写的东西不是我需要的。”

浅而薄的思考更容易被接受

记得一对朋友在婚礼上的誓言这样说：“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这世界有人的爱情如山间清爽的风，有人的爱情如古城温暖的阳光，但没关系，最后是你就好。”这句话已经在无数的婚礼响起，出自张嘉佳的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

在与记者的邮件来往中，张嘉佳说，过完三十二岁生日后开始写这本书，当时离自己上次动笔已经隔了三年多，起初是想做一系列的人物故事，用短篇恢复灵感，陆陆续续写了几篇后，有新的想法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打算做个剧本可以使用的故事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就是想给读者带来枕边可以阅读的故事。写书的时候，张嘉佳会让自己感触得流泪，甚至嚎啕大哭。

33个小故事，都是小人物的爱情故事，很细腻，很纠结。读完一个故事只用几分钟的时间，不用辛苦思索也能酣畅淋漓。

“张嘉佳的出现正好适应这个社会。”上述国家级杂志的主编说，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，有很多深层次的思考，会因为国家命运而被挑起来。而现在是商业化社会阶段，很多人接受轻盈的思考，也就是浅而薄的思考。“当下的状态是流水线式的，思想变化很快，网络上很多东西是琐碎的，零散的，而张嘉佳带有情怀的故事，比这些又多了一点点，就容易被接受。”比简单多一点，比严肃少一点，这是张嘉佳成功的原因。

在给本报记者的回复中，张嘉佳说自己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，温暖而悠长。“这些故事，其实也不仅仅是温暖，但是读完之后会留下温暖。因为主人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温暖的。”张嘉佳并不否认那位主编所说的情怀，而讲故事，与读者轻盈的思考，恰好契合在一起。

“这就好比我们的朋友圈、群里转发的文章，冗长的说教谁看啊，干脆就说什么意思吧。现在社会节奏加快，人们更需要的是快速阅读，所以像张嘉佳这种年轻作家，抓住这样的状态，满足读者快速的需求。”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冯炜说。

“讲故事的人”，张嘉佳喜欢这个称呼，他说，他本来就不

已经忘了前年的江南style了吗？不要紧，还有你最爱的“小苹果”、“冰桶挑战”等等。这就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些流行文化会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像病毒和瘟疫一样传播呢？让我们听一听教授和专家们从生理学、心理学、传播学和社会学上的解释吧。

中国音乐学院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，像“小苹果”这种很多人都能很快哼上几句的流行歌曲，音乐节奏和旋律通常都比较欢快，色彩明亮、节奏感强，拍摄MV场景也比较多，动作很新奇，滑稽和搞笑的元素明显可见。流行音乐没那么深奥，它几乎没有门槛，旋律和舞蹈动作很容易被模仿，也就很容易走红。

“像这种流行音乐的制作算不上顶级，但是却很讲究，张弛、强弱、层次处理得恰到好处，夸张、滑稽的元素非常多。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能和大多数人的感觉产生共鸣，我认为这是流行音乐火爆的一个主要原因。”

而从心理学上讲，“这是通过人们从



张嘉佳(资料片)

张嘉佳

比简单多一点 比严肃少一点

本报记者 陈玮 张红光

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。

张嘉佳说，他做事是随性的，不会故意去勇攀高峰。面对本报记者谈到像“病毒”一样扩散的知名度，张嘉佳说，自己靠的是“真诚”二字。他说，每一篇故事都是我想说的话，说了就是自己真的那么想。他的助理说，他待人很亲切，时不时讲几句笑话，还会带着被称作“女儿”的爱犬，去工作室跟大家玩，随和而直率。或许复杂的社会不愿意探究很多的深度，包括文字，包括人。

近娱乐圈，而远文化圈

九把刀、南派三叔、韩寒、郭敬明……似乎在当代文坛上真的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“我认为现在一些年轻的作家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，他们偏近娱乐圈，并不接近文化圈，他们商业化、娱乐化的色彩比较浓厚。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玉申说，他们的爆红，和日益出现的浅阅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种时代造就的阅读环境和习惯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他们的名声。而那位杂志主编说，像张嘉佳这样的作家，应该属于泛文化圈，只不过借助了娱乐工具。“他的文字有一些情怀的东西，而且某种程度上被人认可，能够被留下来，就是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面对完全两极的评价，张嘉佳很坦然，他说从不回应质疑，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“我最特殊的地方，就在于我很普通。一个具备文字天赋的普通人。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回报自己喜欢的人。”他的助理说，他跟媒体跟外界交流，都是喜欢什么就说什么，有一次他频繁地跟媒体说自己喜欢抽烟，把一旁的助理急得不得了，生怕有不好的影响。事后张嘉佳一脸无辜地说：“这种事为什么不能提？”

在低谷的时候，他借钱也要喝酒，跟女朋友闹别扭，也会泪眼滂沱，离婚之后用尽所有积蓄旅游，认识476个旅店老板。“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回来的看法就变了，很多重要的事情也就不重要了。”他在回复记者邮件时说，这也成为他人生厚实的地基。他说，经历过，说出来的话就会有暖意，温暖了自己，也温暖了别人。

“暖男”——读者给他的另一个封号。很多人说，他说出的东西，是自己想说而无法说出的。

“现在的社会表达渠道不同以往，以前什么都放在肚子里，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想要表达，所以急切地想要找到共鸣。”杂志主编说，张嘉佳恰好满足了他们想要的情感表达需求。“应该是归属感。”冯炜说，很多人面对着他的故事，会有认同感和共同之处，像是一个了解自己的小兄弟、小姐妹，是一种情感的安慰。“在这个时代，人们需要情感宣泄的途径。”

或许在情感和人生的道路上，张嘉佳走得很艰辛，他知道读者需要怎样的安慰。



张嘉佳和他的“女儿”梅茜



为什么流行文化像“病毒”

本报记者 张红光

众模仿进而大规模流行的大众行为。在浮躁的年代，越来越多的人很难完全静下心来体味生活，他们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与日俱增。流行文化恰恰是人们寻找心灵归属和寄托的一种方式，通过流行文化在社区中得到身份认同。”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郭公社说。

“现在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生活、学习、就业等压力，单一、枯燥的生活使人们生厌，而短平快的流行文化，在某种意义上能给人们一种‘心灵按摩’的疗效，但是，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，如同一阵风，留不下多少值得品味的痕迹。”长期研究文化现象的博士金强说。

从社会学角度来说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马广海认为，“现如今，中国家庭结构特点明显，独生子女家庭居多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他们具有思维活跃、张扬自我、追求特立独行的个性，而带有时尚、动感、新奇、刺激的流行文化恰恰满足了他们追求多元文化的需求。”马广海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人们是把流行文化当成生活中的一种调味品，说不上好，但也很难说它坏。

人觉得累了，就想轻松一下，起码看点不动脑子的东西，权当放松了。看来，流行文化的传播，也算我们身体、心理，以及社会对轻松的一种“向往”吧。